

陆游
杀州诗词笺注

胡林

院图书馆

2.844

I. A. 12. 82. 6
7

陆游荣州诗词笺注

胡 林

四川省荣县文化馆 编

一九八三年十月

陆 游 在 荣 州

——代 序

陆游（1125—1210）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。他在宋朝南渡之前两年出生，在北宋灭亡、南宋建立后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里生活了将近一个世纪。在他漫长、坎坷而又光辉的一生中，剑南生活是一个重要时期，而荣州生活又是这个时期中不可忽视的一段。

宋孝宗乾道六年（1170）夏，四十六岁的陆游离开故乡山阴，赴夔州（今四川奉节）通判任，从此开始了他特别看重的九年剑南生活。两年后他受命赴南郑参加王炎幕府。王炎任四川宣抚使，是著名的抗战派将领。南郑在抗金前线，铁马秋风，豪雄飞纵的军营生活，使他非常快意。他写诗勉人，也是勉己：“莫作世间儿女态，明年万里驻安西。”决心干一番抗敌的事业。下车伊始，他就协助王炎布置收复长安的计划，在南郑和前线之间频频往来。往北，他到过黄花驿、金牛驿，往西，他到过仙人原、两当县。他还到过大散关下的鬼迷店和广元道上的飞石铺。至于南郑附近的西县、定军山、孤云和两角，更是常来常往。他不仅开弓射杀过猛虎，而且参加过强渡渭水之战和大散关遭遇战。正当王炎、陆游认为长安唾手可得的时候，软弱的南宋小朝廷破坏了这

个计划，王炎调回临安枢密院，幕府解体，幕府人员星流云散。陆游调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。

衣上征尘杂酒痕，远游无处不消魂。

此身合是诗人未？细雨骑驴入剑门。

《剑门道中遇微雨》

收复长安、北定中原的理想破灭了，金戈铁马的军旅生涯也结束了，一路上细雨凄风使他伤心到了极点！

到达成都不久，又接二连三地调动，始而之嘉州，之蜀州，继而复还嘉州，再之蜀州，于淳熙元年（1174）冬，被打发到了荣州。离抗金前线是越来越远了。在那时看来，荣州远在天涯，有古夜郎之称。因此，这种安排，实际上是对抗战派的一种遣散，一种打击，一种冷处理，虽然给了陆游一个官职——摄知荣州事。

名义上，陆游摄知荣州事，事实上，地僻城孤，是没有多少事可摄理的。又何况诗人的心绪又那样的不好。到了这种环境，这种时候，很难说能够打起精神做多少事情，但又无可如何，就难免不露出一一点随遇而安的意思。一方面，他四出游访，寻幽探胜，登临感怀，另方面又在西城子城上修建高斋，竟日徙倚，临高送目。年底，家室也从唐安迁移来了，儿子子虞也出生了。诗人是打算长住下去的。可是，除夕又得到制司檄，催赴成都就职。于是，新年一过，又要忙着政事的交卸，又要赶着启程的准备，还要留恋山水，啸台的轻云，仙穴的梅花，横溪阁的盎然春色，都使他不能忘情。但是，上司催促得急迫，不能不离开了，淳熙二年正月十日，诗人带着无限眷恋之情，一步一回首地离开了荣州，取道应灵，由水路返成都。他来去太匆匆了，仅仅逗留了七

十天，而且，从此再也没有回来！

象骆驼在路途上行过之后会留下一路蹄痕、一路铃声一样，诗人在柴州土地上走过之后，也留下了一路足迹、一路歌声。

诗人在柴州写下的篇什，诗二十二，词十，凡三十二首。创作速度是惊人的。这些诗词是诗人行迹的记录，内心的直白，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。其中有些篇章，比如《沁园春·三桠横溪阁小宴》，在《剑南诗稿》中也是上乘之作。

柴州诗词中反映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杀敌立功的热望。我们知道，陆游自南郑到柴州，距火热的战斗生活已三年了，而且已年届五十，白发萧然，老态龙钟。照理，衔枚疾进、横枪恶战的艰苦生活已对他失去吸引力，可是他却习惯于“山城无事”的闲散生活，“颇思投笔去，走马盘云旂。三更冒急雪，大战梁楚郊。”这既是对南郑生活的回忆，也是对重返前线的渴望。然而，现实太严峻了。朝廷抱定了投降的宗旨，抗战人士是注定被弃置不用的。“许国虽坚，朝天无路，万里凄凉谁寄音。”诗人心里充满了报国无门、壮志难酬的悲愤！这些，是柴州诗词反映出的时代之音，也是作品的主旋律。而驱逐鞑虏、收复失地的爱国主义思想在陆游的全部诗作中一以贯之，少年时他已从父辈处受到良好的爱国教育，并以恢复为己任，一生为之奋斗，到了与世长辞之时，还深以壮志未酬为恨：“死去原知万事空，但悲不见九州同。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告乃翁。”

但是，我们不能不看到，诗中常常流露出低沉消积的情绪，比如，“生为柱国细事耳，死画云台何有哉。熟计提军出青海，未如唤客倒金罍。”“壮心只向邮亭尽，自揣头颅

莫问人。”该怎样理解呢？我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。一方面，是关心国事的一种曲折的反映。诗人力主抗战，一副热心肠，而出之以牢骚和愤慨。决不能只看文字表面，以为道出诗人胸臆。如果真的诗人内心冷得象一块冰，把世事看得异常淡漠，那就不会有牢骚和愤慨了。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”，不是还写出“刑天舞干戚，猛志固常在”的诗句？何尝忘怀过世事？其实愤激的牢骚正表现了对奋斗的渴望。这点，似乎《龙洞》一诗最好说明。“想当蟠蛰未奋时，腥风逼人云触石。一朝偶为旱岁起，卷海作雨飞霹雳。向来伊吕正如此，莘渭千年有遗迹。”苍龙蟠蛰终有奋飞之时，伊吕耕钓竟逢际遇之期，引经据典，托物拟人，意在表明作者的期待，奋斗的期待。甚至期待渴望得使他焦急：“造物因豪杰，如视俄虎哮”。另一方面，也无庸讳言，由于理想在现实的铁壁上被碰得粉碎，诗人心里充满了难解的矛盾。失望、悲伤、愤恨都涌流进了诗里。所以，有的是自伤老病：

“老惯人闲岁月催，强扶衰病上崔嵬。”“五十人间老大身，更堪从此数新春。”“漫禁得梅花，伴人疏瘦。”有的是强自宽解：“偶落山城无事处，暂还老子自由身。”“鹅黄名酝何由得，且醉杯中琥珀红。”“我虽流落夜郎天，遇酒能狂似少年。”有的是从佛教求解脱：“铃斋下榻约僧话”，“十年一衲尚可过，不信请视匡山僧。”以上种种，虽然都是那个阴沉的时代在他心中投下的阴影，但的确显得过于低沉和颓丧，不能振起读者昂扬的情绪，是必须指出的。

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，陆游时刻关怀着人民。爱祖国和爱人民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。爱国爱民历来成为正直的诗人常写的两个主题。陆游当然不会例外。他时常在诗里倾

吐爱国热忱的同时，表达对人民的挚爱。“遗民忍死望恢复，几处今宵垂泪痕。”“遗民泪尽胡尘里，南望王师又一年。”对沦陷区人民的不幸表现了无限同情和深切关怀。遗憾的是诗人在柴州停留的时间太短，加上史料的欠缺，我们不能了解他的政绩和对人民的惠爱，但是，并不是毫无端绪可寻。《虎洞》一诗就比较具体地反映出他对人民的关切。前半写虎洞的狰狞可怖，山中野菜无人敢采，连狐兔也感悲哀。后半引申说：

岂无壮士裴将军，
广爱民物怀深仁。
推诚不但祝罗网，
登用牧守需贤人。
四郊无事民安静，
有若刘昆多善政。
嗟虎虽猛当如何，
胡为饮泉卷之阿？
明当负子东渡河。

首先惊异于没有象唐代裴旻一样的“壮士”出来除害，对人民表示仁慈。进而论及君主不仅要推诚爱物爱民，而且在录用地方官吏的时候，千万不能随意委派，一定要选择“贤人”。最后说如果选择了象刘昆那样的“贤人”，那么猛虎也会负子渡河而去，国家就会安静，人民就会安定。这就不仅是向人民表同情，而且是为人民谋幸福的途径，虽然途径的实现须取决于君主的仁爱和贤明，但仍不失于有积极的意义，除此，他能提出什么更好的主张呢？

诗章还表露了对柴州的深情。虽然柴州远在天涯，蛮烟

瘴雨，乱山孤垒，使诗人有沦落飘零之感，然而仍然掩盖不住他对荣州的热爱，而且热爱之情随着对荣州的了解而加深。在他眼里，“其民简朴士甚良，千里都为诗书乡。”二句可作诗人荣州印象观。为此，人民的生活、劳动都引起他浓厚的兴趣。老人烧香拜佛，姑娘偷看热闹，农夫卖菜归家，盐民汲井煮盐，都一一采入诗章。不过，有时他把农民的生活过分美化了，偶然看到斜照中紧闭的柴门，他马上就联想到这期间就有生活安定、与世无争的桃花源中人和商山四皓，而且神往于他们在明月下舂米的情景。也许是诗人伤感于人民的奔波辛劳、社会的动乱无定而产生的幻觉吧？荣州的山水也使诗人一往情深。以荣州城为中心，城周围的每一处胜景，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。城东的虎洞，城南的龙洞，城北的地仙洞，都去过了，城西似乎没有什么胜迹，可是他却“西临村路立多时”。他曾泛舟于浣花江上，赏春波滟滟；他曾漫步于昭德堂内，闻梅花幽香。至于著名的高斋、啸台和横溪阁，更是时时登临，屐痕处处。诗人太爱荣州了，竟至于“临行，徙倚竟口”，赋诗说：“临去画楼频倚，何日重来此。”流露出无限依依惜别的深情！荣州山水勾起陆游的爱慕，陆游的诗词增添荣州的光彩。今天，荣州的一丘一壑，一景一物，连同陆游的佳篇秀句，都受到人们的珍爱，都激起人们的自豪感！

八百年了，由于时代的隔离和语言的障碍，陆游诗词对于今天的读者会有一些困难。我不能藏拙，弄了《陆游荣州诗词笺注》这本小册子，敬献于读者面前。游荣县山水，读陆游荣州诗词，会是一种健康的精神享受。如果它有助于读者了解荣县文化遗产，认识荣县历史情况，从而激发起热爱

家乡，热爱祖国的美好情感，则是我所深切希望的。

在成书的过程中一直得到县委宣传部、文卫办、文教局、文协和文化馆的热情关怀和大力支持，我在此表示真诚的感谢。曹念老师为此书设计了封面和插页，代宗淮老师题了书名，张力老师为审稿、师范的部分同学为校稿付出了很多劳动，也在此一并致谢。特别要感谢我的老师郑思虞教授，由于他的帮助，有几条注释才得以解决。最后，我要感谢荣县印刷厂的支持。

笺注古典诗词，谈何容易。由于自己学识浅薄，加以资料匮乏，缺点错误在所难免，望读者不吝指教。

胡 林

一九八三年十一月
于凤鸣山桂花书屋

陆游荣州诗词笺注

目 录

诗

入荣州境

赖牟镇早行

初到荣州

城上（二首）

西楼夕望

醉中怀眉山旧游

登城望西崦

甲午十一月十三夜

梦右臂踊出一小

剑长八九寸有光

既觉犹微痛也

斋中夜坐有感

晚登横溪阁（二首）

昭德堂晚步

客中夜寒戏作长谣

高斋小饮戏作

太液黄鹄歌 有引

自唐安徙家来和义

出城迎之马上作

龙洞 在荣州东南一里许

虎洞

东山

乙未元日 除夕得制司檄催
赴官

别荣州 正月十日

词

蓦山溪 游三荣龙洞

好事近 寄张真甫

齐天乐 三荣人日游龙洞作

沁园春 三荣横溪阁小宴

水龙吟 荣南作

沁园春 一别秦楼

桃源忆故人 一弹指顷浮生
过

水龙吟 春日游摩河池

桃源忆故人 并序

桃源忆故人 应灵道宁

入 荣 州 境

一起一伏黄茅冈，崔嵬破丘狐兔藏。
炯炯寒日清无光，单车终日行羊肠。
村落聚看如惊獐，亦有银钗伏短墙。
黄旗翩翩鼓其镗，画角呜咽吹斜阳。
长筒汲井熬雪霜，辘轳啞哑官道傍。
渺然孤城天一方，传者或云古夜郎。
其民简朴士甚良，千里都为诗书乡。
闭阁扫地焚清香，老人处处是道场。

笺 注

黄茅：即茅草，有黄狗毛、丝茅草、白茅菅等多种异名。多年生草本，早春，先叶开花，花成穗状，叶如秧叶。

崔嵬：有石的土山。

炯炯：光亮的样子。此句说冬天的太阳本身白亮亮的，却没有强烈的光辉，显出一派清冷的景象。

惊獐：吃惊的獐子。獐子受惊，伸头缩脑，东张西望，形容村民观看诗人路过的样子。

银钗：妇女的首饰。此借代女子。

鼓其镗：语出《诗经·邶风·击鼓》：“击鼓其镗。”镗，象声词。此句说，黄旗在强劲的寒风中翻飞，象击鼓一样发出镗镗的声音。

画角：古代管乐器。出自西羌。形如竹筒，本细末大，以竹木或皮革制成。因外加彩绘，故名。发声哀厉高亢。古

代军中用以当号角；城市早晚吹之，当作开关城门的信号。

呜咽：形容画角声低微而若断若续的。

夜郎：古代族名、国名。战国至汉时，主要在今贵州西部及北部，并包括云南东北、四川南部及广西北部部分地区。《太平御览》卷一百六十六《荣州》下引《九州要记》说：“和义郡，古夜郎之地。”和义郡，指荣州。陆游一直把荣州看作夜郎，诗词中多次提及。《醉中怀眉山旧游》诗：“我虽流落夜郎天。”《昭德堂晚步》诗：“老欠题诗到夜郎。”《水龙吟·荣南作》词：“那更今年，瘴烟蛮雨，夜郎江畔。”

道场：指佛教礼拜、诵经、行道的场所。此处指老年人到处念经拜佛。

长筒汲井：旧法打井用长竹筒提取盐水煎之。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：“蜀食井盐，如仙井（今仁寿县）大宁（今巫溪县）犹是大穴，若荣州则井绝小，仅容一竹筒，真海眼也。”

赖牟镇早行

孤灯照影听初鸡，揽辔情怀倍惨凄。
雪作未成云意闹，茅荒无际客魂迷。
触寒手指藏犹裂，畏险图书弃不携。
老去有文无卖处，等闲题遍蜀东西。

集注

赖牟镇：在长山桥西。《太平寰宇记》称赖牟镇。清乾

隆时期，祭祀牟子才兄弟，以为来牟乡故，故又称来牟镇。

揽轡：拉着马缰绳。揽，持。轡，驾驭马匹的缰绳。语出《后汉书·范滂传》：“滂登车揽轡，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。”后来用“揽轡澄清”或“揽轡”表示刷新政治，澄清天下的抱负。

客魂迷：客，指诗人自己。这句说自己行进在无边的茅草荒野，情绪迷乱。

老去：即老来。白居易《题峡中石上》诗：“诚知老去风情少。”苏轼《张子野年八十五尚闻买妾》诗：“诗人老去莺莺在。”老去，都是老来之意。

等闲句：等闲，随便。朱熹《春日》诗：“等闲识得东风面，万紫千红总是春。”等闲即此随便。诗人于乾道六年（1170）来蜀任夔州通判，以后多年住在四川，来荣州前已任职于成都、蜀州、嘉州等地，足迹几乎遍及蜀中，诗人每到一处都有题诗，故说“等闲题遍蜀东西”。

初 到 荣 州

乱山缺处城楼呀，双旗萧萧晚吹笳。
烟深绿树临绝壑，霜落浅滩鸣寒沙。
废台已无隐士啸，遗宅尚有高人家。
铃斋下榻约僧话，松阴枕石放吏衙。
杯羹最珍慈竹笋，瓶水自养山姜花。
地炉堆兽爍石炭，瓦鼎号蚓煎秋茶。
少年远游无百里，一饥能使行天涯。
岂惟惯见蓬婆雪，直恐遂泛星河槎。

故巢肯作儿女恋，异境会向乡闾夸。

一杯径醉幙自堕，灯下发影看髣髴。

笺注

呀：大而空阔。班固《西都赋》：“建金城其万雉，呀周池而成渊。”

萧萧：旗帜在晚风中飘动的声音。

箛：即胡笳，古代管乐器。汉时流行于塞北和西域一带，汉魏鼓吹乐中常用它。清代形制有三孔，木制，两端弯曲。

浅瀨：清浅的从沙石上流过的急水。

废台二句：陆游《别柴州》诗：“啸台载酒云生屨。”自注：“啸台在富义门外一里，号孙登啸台。”《蜀中名胜记》卷十一行引《胜览》说：“（龙洞）洞右有石角立，旧经以为孙登啸台。”按孙登，字公和，汲郡共人。《晋书》卷九十四有传。又《晋书》卷四十九《阮籍传》：“籍尝于苏门山遇孙登，与商略终古及栖神道气之术，登皆不应，籍因长啸而退。至半岭，闻有声若鸾凤之音，响乎巖谷，乃登之啸也。”废台、遗宅都指与孙登有关的事物。

慈竹笋：慈竹，又名子母竹。禾本科。秆圆筒形，高约五一十米，遍布西南。笋微苦，可食用。

山姜花：植物名，多年生常绿草本，茎高一尺余，叶长椭圆形而尖，夏日开花，色白，有黄赤色斑点。结小实，椭圆形，熟时呈红色。

地炉堆兽：即地堆兽炉。兽炉，制成兽形的火炉。

瓦鼎号蜩：瓦制鼎，可煮茶，燃烧时烟从烟孔中冒出，

细而蜿蜒，形如蚯蚓。

蓬婆雪：蓬婆，即大雪山，在四川松潘县叠溪营西。大雪山终年积雪。杜甫《奉和》诗：“已收滴博云间戍，更夺蓬婆雪外城。”

泛星河槎：晋张华《博物志》中载古代传说：天河与海通连。有海边居民，见每年八月，海上有浮槎往来，不失期。这人准备了一年的干粮，乘槎而去。久之，不辨昼夜，至一处，有城郭房屋。遥望宫中有女子织布，另一男子牵牛饮水边。牵牛者惊问这个人从何而来，这人说明原委，并问：“此是何处？”答曰：“君还至蜀郡访严君平则知之。”这人随槎而返。后至蜀访严君平，君平曰：“某年月日，有客星犯牵牛宿。”计算年月，即此人到天河时。这一民间故事，后来又附会到张骞的身上，说张骞奉汉武帝命，出使西域，寻找黄河发源处，河源与天河相通，张骞曾泛槎天河，至牵牛宿之旁。此句承上“行天涯”而言。

乡闾：家乡人。

纚：包头发的巾。

鬋髣：毛发蓬松的样子。

城 上

双双黄犊卧斜阳，叶叶丹枫着早霜。
沙水自鸣如有恨，野花无主为谁芳。
郾筒味醖愁濡甲，巴曲声悲怯断肠。

赖有生平管城子，不妨驱使答风光。

箋注

丹枫：即枫，又名枫香。落叶乔木，高达四十米。枫叶经霜变红，色彩红艳，故名。

郫筒味醪：郫筒，酒名。杜甫《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》诗：“酒忆郫筒不用酤。”仇兆鳌注引《华阳风俗录》：“郫县有郫筒池，池旁有大竹，郫人剥其节，倾春酿于筒，苞以藕丝，蔽以蕉叶，信宿香达于林外，然后断之以献，俗号郫筒酒。”醪，液汁浓。

巴曲：又称巴渝词、巴歌，即竹枝词。刘禹锡《竹枝词引》：“余来建平，里中儿联歌竹枝，吹短笛、击鼓以赴节，歌者扬袂睢舞，以曲多为贤。聆其音，中黄钟之羽，其卒章激讦如吴声，虽伦侔不可分，而含思宛转，有淇澳之艳。”何宇度《谈资》：“竹枝歌凄惋悲怨。苏长公云：‘有楚人哀屈贾之遗声焉。’”

管城子：笔的别名。韩愈《毛颖传》：“聚其族而加束缚焉，秦始皇使恬赐之汤沐，而封诸管城，号曰管城子。”也称管城候。

风光：景色。

二

濯锦豪华梦不通，岿然孤叠乱山中。
行歌满道知人乐，露积连村见岁丰。
万瓦新霜扫残瘴，一林丹叶换青枫。
鹅黄名酝何由得，且酹杯中琥珀红。

笺 注

濯锦：即濯锦江，又名浣花溪，在成都市西。成都产蜀锦，人们濯锦于此，故名。此借代成都。

岿然：高峻独立的样子。

行歌：一边走一边唱歌。

露：酒味芳香的饮料。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：“寿皇时，禁中供御酒名蔷薇露。”此指酒。

鹅黄：陆游自注：“广汉酒名。”《方輿胜览》：“鹅黄乃汉州酒名，蜀中无能及者。”

琥珀红：陆游自注：“荣州酒赤而劲甚。”荣州烧酒，由高粱酿制。色红。唐称琥珀酒。白居易诗：“烧酒初开琥珀香。”陆游在建安思蜀诗：“怀觞滟滟红烧酒。”

西 楼 夕 望

夜郎城里叹途穷，赖有西楼着此翁。

溪鸟孤飞寒霭外，野人参语夕阳中。

苍天可恃何曾老，白发缘愁却未公。

俗态十年看烂熟，不如留眼送归鸿。

笺 注

西楼：即荣州刺史署内之郡楼，亦即唐末诗人刘兼所登之郡楼，在清富山（今县人民医院所在）上。

寒霭：寒冷的云气。

野人参语：几个乡野的人在说话。野人，乡野的人。